



传奇故事
跌宕起伏

“这就是原来的狼窝。我刚出家时郁闷、不怕死，也不想活了，就摸进坑来，杀死了老狼，发现了这个狼洞，顺着洞往里走，又发现可到轿地，就是汤王坟。”海严走着介绍着。

两人在山洞里又往前走了两里多地，光线透了进来。他们走进了一个巨大的墓穴，里边残留的棺材碎片、动物尸骨、墓碑，被厚厚的泥土、杂草覆盖着，由于长期被大水浸泡、冲刷，形成了一个通往野狼沟的山洞。

爬出洞穴，外面是个乱坟岗，他们

21

日军盗挖古庙

两人拉着手，在玉米地里穿梭，接近汤王庙时，听见庙里传出鞭子的抽打声，还有叫骂声。

海严让梅子蹲在玉米地里，自个儿悄无声息地摸到庙后，看见在庙柱子上绑着贾虎，用鞭子抽打他的人像是土匪，再一看是木村。香案已被挪开，有两个老百姓装束的人满头大汗地挥镐挖着什么。海严又悄悄地摸到庙前，见还有两个人在放哨，就搭起连弩，先射倒一个，另一个还来不及反应也被射倒，扑通扑通两下倒地的声音惊动了木村。木村甩着鞭子，朝庙门走来，迎面正碰上举着连弩的海严，木村条件反射地伸手掏枪，海严一句纯正的日语：“想死就掏枪！”让木村惊呆了。

听见说话声，那两个挥镐挖掘的日本人扔下镐头，掏出手枪，正要举枪射击，从窗外嗖嗖飞进两把刀，正中两人心窝，两人立即倒地毙命。

门口闪过两个人，是杨春和梅子。杨春追进野狼沟，到了天坑，摸摸竹楼里的被窝还热乎乎的，马儿也在，叫喊两声也没人应，就找着了山洞，并摸索着走出了山洞，到了汤王庙，恰好看到这一切。杨春过去给贾虎松绑，问：“虎爷，你咋在这儿？”

“呸！”贾虎朝木村吐了口唾沫，“贾勋说不用给他看家了，让来这儿看坟，说怕土匪来这儿破坏。没想到这土匪是日本人，白让我骂了，这些鳖孙也听不懂。”说完又踢了木村一脚。

梅子拉开贾虎，问木村：“哥哥叫你们来这里挖什么？”

木村扭头看着门外，没有回答。

贾虎看木村不说，拿起地上的鞭子狠劲儿地抽了木村三下。木村疼得直咧嘴，但还是不说。贾虎举鞭又打，忽然他按住自己的腰喊起了疼。

“木村，梅协让你来挖什么？”海严想到父亲、玲子被木村打伤、污辱，已经义愤填膺，眼里冒出了火星。

木村还在死扛着，不予理睬。海严见状，将连弩下移，扣动扳机，一支箭嗖地射向木村的裆部。木村啊的一声惨叫，手捂裆部蹲在地上。

“这叫一报还一报！”海严说。

杨春拿枪对着木村：“说，不说就杀了你！”

这时的木村，模样十分痛苦，无奈地看着梅子，说：“司令官只说供案下面可能有东西，命令不管挖出什么，都要直接交到他手里。”

梅子想：爷爷要她取的东西，是不是与这有关？看看挖出的坑，不像有宝贝的样子，她得赶快回去问清楚。

梅子不能让他们杀了木村。不仅因为木村保护过她，更重要的是，她是日本人，她绝不允许他们当着她的面杀日本人，何况木村执行的是哥哥的命令。

“木村，他们不能杀你，我不能让他们杀你！但你回去如何向哥哥说？”梅子看着木村，“先不说你没找到东西，就是找到东西，你这死的死伤的伤，回去

也是罪责难逃！”

木村在等梅子出主意。梅子说：“你回去就说，在庙内正挖时，突然遭到土匪袭击，他们使用标枪、弓箭射杀你们，你拼死抗击，回来复命！”

木村点头。

对话片断——

贾勋：“三弟，你投靠皇军吧！”

段寅：“呸！你给我闭嘴！”

贾勋：“三弟，皇军肯定给你个副司令当当！”

段寅：“哼！走狗才稀罕当那汉奸司令！”

贾勋：“听大哥话。”

段寅：“放屁！你投靠日本那天起就不是我大哥了！”

贾勋：“三弟！”

段寅：“我也不是你三弟！再不滚，我就杀了你！杀了你！”

战场片断——

段村通往巩县的山路上，偃师姚洼与巩县罗彦庄之间，密密麻麻地埋伏了2000多名日伪军。

贾勋：“梅协司令官，我们有好戏看了！”

梅协：“贾勋君功勋卓著，我们大日本皇军是不会忘记你的！”

贾勋：“哪里，哪里，都是司令官指挥有方！”

梅协：“谁让你那把兄弟不识时务呢，唉！”

（摘自《玉色媛姿》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）



出奇制胜
妙手回春

说完这话，张仁杰侧脸看着曾毅，希望曾毅帮着劝几句。

“回家也好。”曾毅像是根本没看到张仁杰的暗示，他说，“回家休养的话，一来精神放松、心情愉悦，二来饮食起居也更方便自由一些，这样更有助于身体恢复。再让张院长派个护士跟过去照顾，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。”

“那就这么定了。”冯玉琴决定下来，就让秘书去安排出院的事。

张仁杰这才明白过来，冯厅长压根

16

曾毅报到

就没打算听取自己的意见。他看着曾毅，眼睛里迸射出怒火。

半个小时后，方南国的秘书唐浩然赶到医院，从随身携带的手包里拿出一封介绍信：“曾大夫，这是冯厅长交代的事，我已经办好了，明天你就去卫生厅报到。”

晚上邵海波在家里摆下酒宴，一来为曾毅接风，二来庆祝曾毅进入专家组。两人很多年没在一起吃饭了，所以都喝高了，一直到后半夜，才抱着酒杯沉沉睡去。

曾毅早晨一睁眼，邵海波两口子都上班去了，桌上留着早饭。

吃过早饭后，曾毅换了身衣服，出门前往卫生厅。

南江省卫生厅位于荣城最繁华的天府区，是一座18层高的现代化大楼，远远看去庄严肃穆，很有气势，走近一看，楼下的大院里停满了各式各样的高级轿车。

曾毅要去报到的部门是保健局，有的地方也叫干部保健局，隶属于卫生厅，是常设机构，但自主性非常大。

在国内，有两个部门的领导普遍会低职高配，一个是保健局，另一个就是保卫局。在古代，这两个部门就相当于御医署和御林军，位置非同一般，不是非常可靠的人，那是绝对对不去的。

就拿省委主要领导的保健工作来

讲，以前都是由各省分管文教卫的副省长来挂帅。而现在，一般都是由省委常委、省委秘书长兼任省保健委员会主任，向下直接管理保健局。就是卫生厅厅长，一般情况下也很难插手保健局的工作。

曾毅抬头看了看大楼，心里想着事，迈步就进了卫生厅的大院。

大院门口的值班室里，突然冲出一个人，呵斥道：“喂，干什么的！说你呢，站住！没看到‘来客登记’？”那人说着话，就将值班室门口一块写有“来客登记”四个字的铝制招牌敲得咣当响。

“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！”曾毅抱歉地笑了笑，他刚才真没看到。

那人态度傲慢，喝道：“还站在那里干什么，过来登记！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就随随便便乱进。”

曾毅有点儿不爽，心想登记就登记，何必把话说得这么难听，我要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可能还不来呢。

此时一辆黑色奥迪车出现在大门口，司机猛按喇叭。

门卫回头看了一眼，刚才还是横眉怒目的他，现在立刻换上灿烂无比的笑容，脚下更是像装了弹簧一样，几乎是原地跳起，向后跳了有一米远，然后弯下身子毕恭毕敬地做了个请的手势。

奥迪车没有丝毫的停顿，一踩油门开了进去。

车子跑出很远后，门卫才直起身子，依旧是朝着那边微笑，右手还抬高了来回摆动示意。

直到车子的主人进了大楼，门卫才把脸转过来吼道：“你还愣着干什么，过来登记！”

曾毅本来是想客客气气的，但看门卫的态度如此媚上欺下，他也懒得再客气，说：“登什么记？办事找人的才要登记，我是来报到的。”

“就是新来的保洁员，也说自己来报到的。”门卫不屑地看着曾毅，每天在这里打着报到的幌子想混进去的人，没有十个也有八个。

他可不信曾毅是来报到的。早在喝问之前，他就已经观察了，这人是从公交车上来的。而平时那些来报到的新人，只要是到正经的科室，绝对都是开车来的，有的甚至还有专人陪同。像曾毅这么走进来的，不像来报到的，倒是逛公园来的。

可惜这里不是公园，公园可没有把门的。门卫居高临下地看着曾毅问：“你是来报到的，那介绍信呢？拿出来我看看！”

“介绍信是吧？”曾毅心里不太舒服，拿出介绍信时就使了点儿手段，啪一下甩开，直接伸到距离那门卫鼻子不到两厘米的地方：“看吧！好好看看！”

（摘自《首席医官》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）